

宋小女的伤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

27年终于过去了。时间在宋小女身上留下的印迹清晰可见。黝黑的皮肤是被海边太阳晒出的，右手虎口处的老茧则是杀鱼厂的剪刀留下的。1993年，前夫张玉环因被指杀害同村两孩童而入狱，从那以后，宋小女就过多少安稳日子。

她现任丈夫以打鱼为生，和她租住在离海边不过一两公里的房子里。她曾在杀鱼厂工作，每天拿着剪刀从凌晨4点工作到夜里12点。她边打工边为前夫申冤，小儿子7岁前对她没有印象。

宋小女患有高血压，得过宫颈癌，手术后，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现在药物的副作用又让她有些虚胖。

自从张玉环被关押起，她便很难整晚安眠。8月4日凌晨4点多，50岁的宋小女从浅睡中醒来。这一天，被羁押9778天的张玉环无罪释放。

她想要前夫的一个拥抱，非要他抱着我转。儿媳妇问她，面对那么多媒体咋有勇气那么说。我那时眼里完全看不到媒体。她说，如果张玉环在我身边，他看到我(吃的苦)，他肯定会抱我一下。所以这个抱对我来说好有意义，我不骗你。

张玉环出事，她发现和张玉环的合影只有结婚时拍的一张。从此她对拍照近乎成了执念，每次打工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儿子去照相馆照相。而今，她要把8个人——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女完完整整地还给张玉环。这8个人过得都很辛苦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谁也不想不出来，这么多年究竟是怎样过来的。我希望他可以好好珍惜。

但是，那个拥抱，宋小女还是没等到。为了给见面那一刻做好准备，宋小女吃了两倍剂量的降压药，张玉环下车走向人群那一刹那，她还是晕了过去。她躺在外间的一把旧椅子上，红着脸喘着粗气见证这场重逢。

很多天后，她的鼻子下面还留着指甲掐痕，咽喉处有一大块紫色的痧痕。那是当天的抢救，在她身上又留下的一处伤痕。

1

并不是所有伤痕都足以示人。比如，宋小女几乎不向人提及左手腕上表盘大的疤。在深圳打工时，她曾用烟头烫的，她想念儿子和丈夫，白天打工，晚上咬着嘴巴哭，过得跟狗一样。

小女是么女的意思。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。张玉环被捕那年她23岁，此前的人生，她从没有生计忧虑过。因为身体不

好，她一年级读了4年，偶尔帮家里放牛。嫁到张家后，张玉环包揽了春秋收的几乎全部农活，农闲时，他去上海、福建两地做木工活，到县城里拉板材，打零工。家里的柴米油盐、人情往来也都是张玉环负责操持，宋小女觉得自己被宠得像女儿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93年秋天。那年10月27日，26岁的张玉环作为嫌疑人被警方带走。那时，家中两个儿子一个3岁，一个4岁。

一家四口从那时起分在四处：张玉环在看守所，大儿子由奶奶照料，小儿子在交给外公，宋小女外出打工。此后的26年，这个家，再没完整过。

受害者家属把怒火发泄到张玉环母亲张炳莲和妻儿身上。来我家抢走粮食，往房子里扔石块，一块就砸中了我的头。宋小女回忆，为了躲避报复，她听了婆婆的话，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娘家。年迈的父亲已经由哥哥们轮流赡养，她和儿子便随着父亲在老家流浪。

杀人犯家属 在村里像过街老鼠。宋小女昔日最要好的姐妹见到她都会扭头绕行。实在难过时，她会独自跑到山上哭一哭。

在南昌打工的两年，歇工时宋小女就住省公安厅、政法委、法院跑，不认识路只能打车，她心疼，花了很多冤枉钱。

为了省钱，坐在出租车里，她老远就开始张望单位名字，看到后立即要求司机停车，她自己走过去。

一次，工作人员被她叨烦，说一个女人，这里跑那里跑，难道家里没有男人了吗？我家的男人一个8岁，一个7岁，可以吗？宋小女说。

张玉环刚得兄弟俩和母亲去申冤的经历。母子三人走累了坐在马路边上，边歇脚边吃东西，有人路过，把钱放在他们面前。

有时在家里她会忍不住边哭边发火，放张玉环出来，让我进去，我们换一下！

2

张玉环被捕的第一年，宋小女带着孩子随父亲在哥哥家吃住。她变得敏感，总觉得哥哥吵架与他们母子三人有关，家里都有孩子要养，谁家能多添3张嘴。

他们搬到张玉环的大哥张强家住过一段时间，嫂子帮她置办一个小菜摊，但因为宋小女心里装着事，卖菜时总倒找人家钱，这个营生也很快结束。

等到第二年，宋小女随返乡招工的亲戚南下打工。她第一次经历与孩子的骨肉分离，忍受锥心的疼痛。从1994年到2002年，母子三人团聚的时刻屈指可数。



8月5日，南昌，张玉环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。 红星新闻 王勤/摄 人民视觉供图

打七八岁起，兄弟俩经常要凌晨三四点起床跟着张炳莲下地干活，按时种水稻、芝麻、花生、玉米，田里的水没到大腿。张炳莲舍不得用除草剂和肥料，自家地里的玉米秆比旁人的细了好几圈，祖孙三人每天都要去地里拔草。

除了干不完的农活，张宝刚和哥哥经常受到欺负，在张家村没有一个朋友。张宝刚见过有几个小孩把哥哥按在地上打，向他嘴里塞牛粪让他咽下去。

宋小女的弟弟宋小小告诉她，村里有人说，两个孩子这样都不死，是老天都嫌弃，不肯收他们。

兄弟俩淘气或偷懒的时候，没少挨张炳莲的竹竿。张家门口有一棵祖传的树，张玉环的弟弟小时候挨揍后爬上树睡，后来轮到张玉环的儿子。再后来，猪圈、菜地他们都睡过，像两个野人。

兄弟俩几乎没穿过新衣服，裤子是捡来的，挂着补丁。饿肚子时靠红薯南瓜和野果子充饥。学校组织打疫苗，需要交钱的那些，他们一针都没打过。

他们不会和母亲提起这些事，因为提了也没用。张宝刚回忆，她很久才回来一趟，也只待一两天。

哪个母亲听了不心疼？他们兄弟俩吃了多少苦。二儿子12岁时便跟宋小女去西安打工，15岁时独自去广东闯荡。宋小女愧疚当年没有能力让两个孩子多读一点书，但是她没办法。不打工，3个人饿死，出去打工，我们还有活路。

她给孩子寄自己织的毛衣，虽许久见

不到孩子，但大小总是合身；她把工资分成三份汇回家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，还有一笔要攒下为张玉环上诉。

她在深圳打工3年没回一趟家，1997年，张宝刚在外公的葬礼上才又一次见到妈妈。这是宋小女离家3年后第一次回来。她在生日时特地打了耳洞，和工友一起淘一些香港那边来的二手衣服，喇叭裤、泡泡袖和大波点衬衫，不能让村里人看不起。

3

张玉环入狱的第六年，宋小女的身体垮了。她得了子宫肌瘤，医生建议她做手术。这个女人不懂这个病，但“瘤”这个字让她感到恐惧。我儿子已经没有父爱了，如果我再从手术台上下来，他们太可怜了。

她因此才决定改嫁给现在的丈夫于国庆(化名)。那是在1999年，她向对方提出结婚的三个要求，一是对两个孩子好，二是她随时能去见张玉环，不能阻拦，三是要能去看张玉环的母亲。

改嫁后，宋小女随于国庆到福建打鱼。于国庆也带有一子，五口人组成了新的家庭。

丈夫是弟弟宋小小介绍的。决定嫁给他之前，宋小女从弟弟口中得知了于国庆对亡妻的态度。前妻得了白血病，他卖了农村人视为命根子的牛，到处借钱给妻子治病；医生说不行了，他仍坚持身上只留下几毛钱的药费，剩下的钱都花在妻子身上；弥留之际，妻子嘱咐他，治病花了太多钱，自己死后就不要棺材了，用草席裹成。

我们就是两个苦命的人抱团取暖吧。宋小女向于国庆说，我忘不了张玉环的。

20年过去后，她与于国庆再也拉扯不开。台风天，宋小女只能通过卫星电话得到丈夫要回来的消息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在台风到来前到家。她每天都会站在窗口焦急地等。于国庆出海回来，会跑去杀鱼厂帮宋小女请假，递烟陪笑让领导准假，然后带她出去玩，顺便吃点好的。

一次，于国庆在船上干活时断了一根手指，送到医院时人还处于昏迷状态。宋小女心疼得一直掉眼泪，医生告诉她，可能需要手术植皮。她当即伸出胳膊，扯着嗓子哭道：从我这里割，割我的肉。

但她还是惦记张玉环。她曾对着于国

西洋镜

程盟超

就像某些美国非裔经历过的那样，今年1月，美国人威廉姆斯遭遇了一场灾难。在下班即将回家的路上，他莫名其妙地被底特律警方堵在路边。后者出示了重罪逮捕令，当着威廉姆斯妻儿的面，给他戴上了手铐。虽然事后证明，他压根儿没犯任何罪。

这次误捕起源于警方采用的AI人脸识别系统。它判定了威廉姆斯涉嫌犯罪。这也令威廉姆斯成为了全美第一个被人工智能错误定罪案的受害者。

底特律警方利用人脸识别系统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。判定威廉姆斯犯罪的人工智能软件不仅运用在底特律，还在全美多个城市发挥作用。被捕当晚的审讯室里，警探们告诉威廉姆斯：1年多前，本市一家高档精品店中总价值近2万美元的名表失窃。人脸识别系统分析监控录像判定，威廉姆斯应该是作案者。

历经30小时的拘留后，威廉姆斯缴纳了1000美元保释金得以回家。他向律师求助，然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AI不可能误判，他就是罪犯。有律师愿意出庭辩护，但要收费7000美元。直到威廉姆斯的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，引发舆论轩然大波，底特律警方才在调查后发现，案发当日威廉姆斯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，还真是人工智能搞错了。

在人工智能越流行的当下，我们可能正不知不觉成为糟糕技术的受害者。事后，一位公益组织的发言人评述，尤其会身陷种族歧视等系统性问题。

2016年，在史上第一次以AI作为评委的国际选美大赛中，几十名获奖者几乎全是白人。2017年，亚马逊发现已使用3年的一款人工智能招聘软件会自动给女性简历降低评分。

庆喊，张玉环，两人为此生过气。看到丈夫难过，宋小女也难过，但惦记前夫成了一种生活习惯，她高兴时会想，难过时也会想，生活切换到另一场景，她会想，要是张玉环在会怎样。

丈夫和儿子出海后，她在门口的杀鱼厂打工。丈夫担心她辛苦，劝她回家带孩子算了。她不肯，她想辛苦两年，一鼓作气把在江西老家的房子盖起来。房子盖在丈夫的村子，宋小女告诉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儿媳，这个房子，没你们的份。

2012年，宋小女做了宫颈腺癌手术。手术前，她最后一次去探望张玉环。她哭着问，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，你最后再告诉我一次你到地底做了没有？我等也等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我被折磨得太难过了，我不想活了。

张玉环说真的没有，他是冤枉的，他让我一定活下去。宋小女回忆。

手术前后都有波折，于国庆先开导了自杀念头的她，又怕她跑后地照顾。这件事之后，我觉得我该给他(于国庆)一个名分。那一年，宋小女与张玉环签订了离婚协议。

张玉环无罪释放后，她在现场被救护车拉走的画面被丈夫看到。丈夫坐了火车连夜赶到南昌。

她渴望一个拥抱的视频也在网上传开，她担心自己的形象，但是怕于国庆难堪。在后续的采访中，她会反复表达对现任老公的爱和感谢。

她最近几天都在围着张玉环忙活。有记者把电话打到她手机上，想采访张玉环，她把手机递过去，掐着时间，观察张玉环的表情。张玉环露出疲态，她立即抢过电话中止采访。还是忍不住想保护他。

张玉环对我那么好，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，为他吃苦，我心甘情愿。但宋小女表示，自己不会回到张玉环身边，她要去加倍疼爱现在的丈夫，因为他为我们母子三人付出了太多。

4

张玉环入狱后，宋小女添了两个毛病：失眠的时候喜欢用被子蒙住头，这样有安全感；喜欢拍照，而且把最喜欢的照片都放到微信收藏夹，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和小视频太多了，找起来困难。

每次打工回来后，宋小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孩子去照相，以至于后来看相片时会懊恼，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套衣服再去拍？一张在冬天拍摄的照片里，儿子上身穿着她给织的毛衣，下面是一条打着几个补丁的短裤。

她后悔自己和张玉环的合影只有一张，而四口人连张全家福也没有。张玉环入狱后，她时常摩挲那张照片，照片的左上角已经褪色发白，她赶紧去照相馆翻印几张。

拍的照片她通常会洗三份，一份自己带在身边，一份放在张家，还有一份随她探视的时候带给张玉环。

1998年拍的一张照片，张宝刚闭了眼。他在照片背后用圆珠笔写了两行字，爸爸你好，爸爸我这次照相，没照好，请原谅。等你回家来我们在一起照相。落款处有他的名字，日期是4月19日。

27年里，张玉环一共收到过17张照片，这是他能捕捉到家人变化的全部痕迹。

在狱中，他没有停止申诉。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报道，张玉环刚到南昌监狱服刑，

被分去做衣服，因不服判决，他用剪刀把做的衣服全部剪掉，被管教罚禁闭。哥哥张民强知道后，一边安抚他，一边继续和他一起申诉，我们就写给最高法院、最高检、全国人大、中央政法委，一个礼拜写一封，四个地方都写一遍，一个月就过去了。张玉环在监狱里面一周寄一封，张民强在外面也这样，一直到2017年。

2016年，江西乐平奸杀案再审。原告被改判无罪。这让一直申诉的张民强看到了希望。

同样关注此案的还有曾在附近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张幼玲。他联系江西的一位记者，又找到报道乐平案时结识的律师王飞和尚满庆。

宋小女是在福建得知有记者关注张玉环的案子，她立即定了回江西的票。接受采访，她觉得，张玉环有救了。回到福建，在饭桌上她突然想到此事，先是大哭，然后笑到停不下来。疯了，我老公说。那天，她最终被家人带去医院打了镇定剂。

2018年6月，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立案复查，2019年3月份决定再审，2020年7月9日进行公开审理。8月4日，江西省高院宣判张玉环无罪。

8月7日，大儿子租了一辆车，将妻子和弟媳以及所有的孩子接到南昌团聚。宋小女起初的想法是，把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八口人留给张玉环，让他享受天伦之乐。但他们发现租一套，装下这么多人的房子，太贵了，而且8月15日要开学了，两个儿子的收入是两家的全部经济来源。

我突然觉得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让我的孙子像我儿子小时候一样漂泊。宋小女决定听从小儿子的决定，老人家先返回福建挣钱，老二家留下来陪父亲。

那个拥抱没有实现。有记者提议为他们补拍一张拥抱的照片，因为那是宋小女几千遍几万次幻想的，但是这次，宋小女拒绝了。没有了。她笑着说，自己等了27年，因为(见面时)没有抱，所以张玉环永远欠我一个拥抱。

张玉环随儿子搬进了县城老城区内的出租屋。房子在六楼，30多年前就矗立在这，张玉环对这一片相对熟悉。他在努力适应新事物，空调遥控器、手机怎么摆弄，物价怎么这么高。依然有记者每天登门，这让他有些疲惫，与人交流时，他总要思考一下才能回应，有的问题需要记者掰开揉碎解释。

8月11日，宋小女和丈夫于国庆启程回福建，她要去医院查下卵巢里新长出来的瘤子。

她在社交平台上感谢了律师、记者和网友。我走了，带着酸甜苦辣，我回家了，愿自己余生安好。写完，她在结尾加了3个感叹号。



1997年，宋小女和两个孩子合影。 受访者供图

误捕的责任终究在人

类似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。2019年，几家美国警方的人脸识别系统供应商便被发现相似问题：他们的系统在识别非裔和亚裔时，错误率是面对白种人的10至100倍；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则表明，微软、IBM等大企业的性别识别系统针对白人的准确率高达99%，可对黑人女性时却骤降至35%。

人工智能之所以智能，核心是其机器学习的能力。机器学习又依赖于两个环节：海量的数据输入和众多工程师们搭建起的复杂算法。这就好像一个学生进入学校，离不开课本和教师。

教科书，也就是数据库便可能为人工智能带来误差与偏见。比如全网数据库中，白人的人像要比其他人种更多，教出来的人工智能辨识起白人的脸便比其他种族更加准确。

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摄影技术在被发明后的100多年来，始终在为浅色皮肤的使用者进行着优化。点滴积累的结果是，如今的照相术对白人很友好，却不太适宜展示深色人种间的样貌差异。当如此海量的数据积累到数据库，人工智能便因此产生了巨大误差。

还有一些偏差无法由上述原因解释，那往往是教师，也就是算法程序员们的责任。2016年，美国媒体发现，被警方广泛适用，用于预测罪犯出狱后再次犯罪的人工智能系统非常不准确。在预测黑人再犯的数据上，该系统给出的预测值远高于实际风险；可当预测白种人时，其数值却又显著低于实际。

一个人在夜晚丢了钥匙，他一定会先看路灯下，只因那里更容易下手。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举例：当制作预测罪犯的人工智能系统时，程序员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立场和认识设计需要计算的

要素，比如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，是否有固定工作，亲属中是否有罪犯，甚至居住在哪个街区。介于大部分程序员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、家境不差的浅色人种，他们理所当然会想到这些。但这些真的是关乎犯罪率的因素吗？可能至多是大片黑暗中被路灯照到的那一小块儿，体现的是这些发明者们特定的立场，或者说偏见。

当然，同样的工作交给人类，也并不代表就没了误差与偏见。有数据称，印度的基层法院积累着2700万件未得到审理的官司，人工智能是解决它们的唯一希望，微软也宣称通过技术调整，仅在一年之内，他们便将算法识别女性和有色人种的错误率降低了20倍。人工智能会越来越强大，它是未来的希望，这也是很多唯技术论者常有的论调：

AI判断的准确率是99.9%，人类的上限则是99%，即使被发现后有一半申诉挽回的可能，0.5%的错误率依旧高于0.1%。

但问题在于，纵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依旧更愿意相信人类。这似乎刻在我们的基因里，一如App里的智能客服再好用，我们还是喜欢给人工客服打电话，因为我们坚信同类之间可以沟通，他们会被我们打动，说服，让事情变得更好，而完成算法的机器，很难和我们相互理解，这会让我们傲慢与偏见被彻底固化。

再看看威廉姆斯被逮捕的那道冤案，除了人工智能本身的错误，也正是傲慢与偏见的堆积才铸成了最后的乌龙。那张人脸识别系统生成的报告里清楚地写明：该文件不是明确证据，仅是调查线索，不能因此逮捕人员。根据规定，警方必须结合上其他直接证据才能开展抓捕。但在底特律，警方并未遵守这点。

纵任在人工智能时代，犯错的可能还是机器，但责任终究在人。

中国青年报 客户端全新上线 4.0版本给你更多 有品质 最青年 下载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】，参加送话费活动，百元话费等你拿！